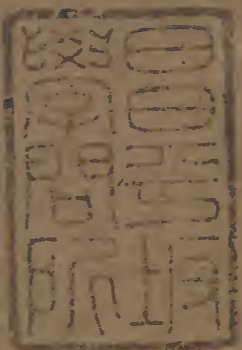


左傳注疏

三十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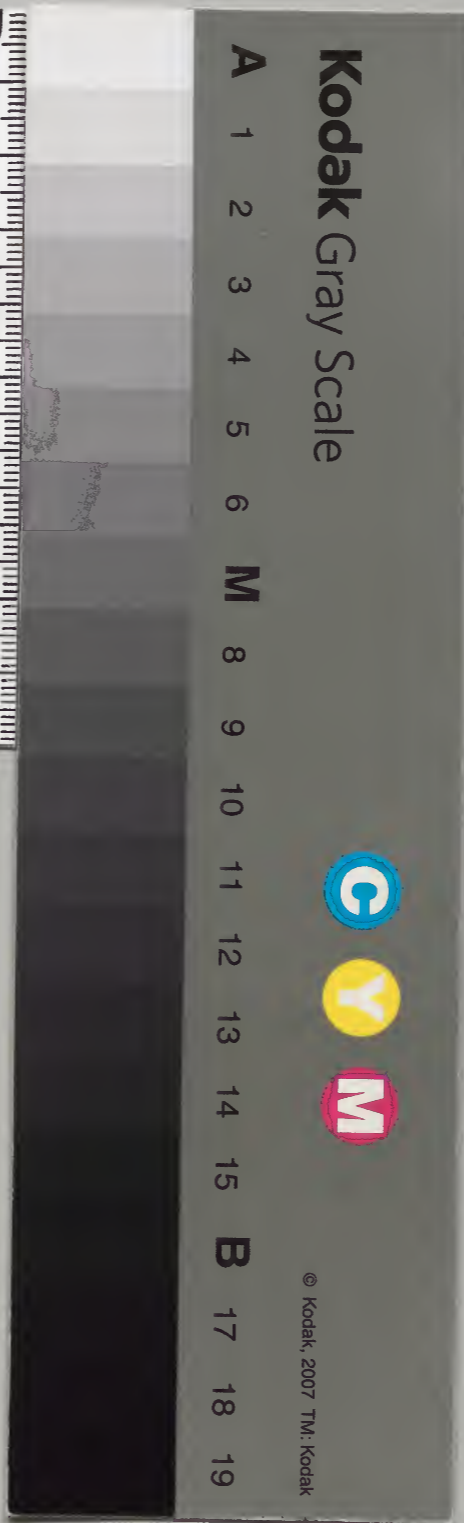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三	
		九	二	
一	一	三	二	
五	一	九	二	
六	一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內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三		
函	二		
一	一		
二	五		
架	六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2
冊數	15(114)
函號	276 24

十八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

十一
五
氏注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稽

夏四月

秋七月公至自會稽

公至自會稽

公至自會稽

公至自會稽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

二十二年
唐孔穎達疏
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無傳子叔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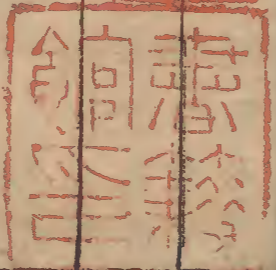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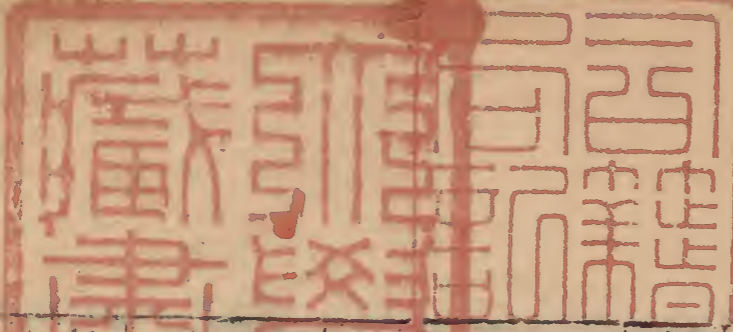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無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為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七



為國所患 ○近附
近之近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 公頻與晉侯外會

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守

手又反為 公頻與至不書 ○正義曰經書正月

武仲如晉正為御叔傲使不書聘之意故杜原公

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

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 爾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 御叔魯御邑大 過古禾反御

反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 之聖 反知音智

又如 武仲至之聖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

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

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 我將

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 傲三報反使所國

之蠹也令倍其賦 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

傳言穆叔能用教 故 蠹丁 古者至用教 ○正義

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

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玄云其

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

水火虎

春水火虎

春水火虎

春水火虎

春水火虎

春水火虎

春水火虎

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為已之家有責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為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人公也○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鄭少正

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鄭少正鄭

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為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魯襄八年即位八月魯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魯言朝執事

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魯

在九年戲許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

葬於楚魯實朝言觀黻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

否共音恭下共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魯在十二

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魯晉鄭

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初佳反一音七

何反註同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註同越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

屬用反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

以會歲終朝正終則歲事終以至正月朝正也

年傳文也朝正二十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

石奠奠音于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

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賢徧反又如字酎在

又酒之至嘗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

反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

酒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

言飲附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

與執膳焉謂祭助祭膳音煩祭肉也

未受胙肉也與執燔焉助祭膳音煩祭肉也

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

又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

會期薦反先悉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

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罷音

薦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

○朝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其無乃

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刑也謂見剝削不堪命

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樂

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受錮樂氏之命令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古弘

反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歸官薄

以特羊段子石黑肱子而使歸官薄

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四時至盛也

今公孫黑肱使歸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

牢者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

謂之禮匹士大夫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

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

之虞也少牢宰哭成事禘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

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

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遺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

及古制

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祿及五
 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
 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鄭玄云君子
 大夫以上是大夫然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
 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耐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
 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
 一為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是以共祀盡
 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盛也

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
 然○盡歸津忍反凡此詩曰至有焉○正義曰詩
例可求故特音之 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

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
 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
 貧是戒○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 晉知樂盈在
 不虞也 齊故復錮也 ○復扶又反註同下復使 樂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豈不可以不懼○為明年
 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數所主反乘
繩證反令力呈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焉於虔反下焉入

同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

車裂以徇轅音患竟音境下同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

於朝欲犯命取殯殯必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

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

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殺如字一音試遂殺而

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緇一賜反復使蘧

子馮為令尹公子澹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

木也詩五綺反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

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蘧子不欲與語

對之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之蘧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子言恐與子所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賢編反

曰何故對曰晉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事

禮記卷之八 檀弓第八 八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臣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版將歸晉○游版公孫蠆子○版○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令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版子大

叔取弟○大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音泰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

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

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

父之不脩益明也○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

其父所以見殺為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是父之行不修益明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何卒○五同盟○害反○五同盟○正

義曰何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澳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

及古

五同盟 刑俱在是 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

五同盟

君之罪來奔故書 利反 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

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註云庶

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

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

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

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

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

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

為釋例是集解非个剛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

十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界

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

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界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

黨非謂界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為

規非也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

及史其例與義例 書名至義例 正義曰被殺

為二 狀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卻缺卻擊卻至

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 言及傳其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陳侯之弟黃自齊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

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入 復扶又入于曲

春秋左 卷之三十九 及古

春秋流 卷之三十五 十

沃國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還戶關反
○正義曰案傳樂盈潛入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樂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樂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正義曰遂者

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為兩事不言遂者於彼註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乃言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

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雍於

如字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阿順季氏為之

廢長立少以此奔亡罪之
○為于僞反長丁

罪之○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為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為紇之

春秋流 卷之三十五 十

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
 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
 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
 輕者舍其輜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
 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
 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
 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
 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任事不待告故遠承
 上事總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
 不可書遂為間有數
 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

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姊○喪如字○平公不徹樂非禮

也○徹去也○呂反○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

以鄰國責之○為于偽反○下註為名○禮諸侯絕

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
 於禮為舅當服總麻三月但總服既輕其恩不過鄰
 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
 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賜者亦當為之闕
 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陳侯如楚○制也公子

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

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

慶○愬息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

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

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從才用反又如字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

故役人怒而作亂○隊直類反註遂殺慶虎慶寅楚

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

則亡君子至于常○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

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為經

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為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

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

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為不義之故而並喪也故

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為傳發此言為不書慶

氏以陳叛為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

服虔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

宜然故為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為叛其惡益明何

當隱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

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

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之不為經也

故杜以為叛不告故不書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

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

妾在其中○析星曆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晉將

之○正義曰晉將嫁女為吳之夫人齊以女為媵使

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與

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勝皆非禮也傳納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樂盈不言事之可否

諸曲沃國樂盈邑也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國胥午

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國集成也○知音智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國言

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晉其九許諾

伏之而觴曲沃人國胥午匿盈而飲其眾○觴式羊

反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國孺子樂

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辭行

又言嘗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國謝眾之恩

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國獻

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國莊子

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國私相親愛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樂氏國成八年莊姬譖之樂邵為徵

○屏薄輕反韓趙方睦國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國十四年晉伐秦樂驥適荀

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國范宣子佐

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國悼子知

罄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

從○知音智少傳云荀盈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

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

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

程鄭變於公○正義曰鄭非卿亦唯魏氏及七輿○鄭亦荀氏宗計反○變必

是強族言變於公見其不助樂氏○鄭亦荀氏宗計反○變必

大夫與之○七輿官名音餘○曰儀十年傳言七輿

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

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樂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奏音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音附坐如

一走如字○一音奏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命反○柄彼

且樂至民柄○正義曰樂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為刑

之權又執民之入柄也○賞罰為民柄正義曰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二曰祿三曰

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入者爵

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

云柄所乘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將何懼焉樂氏所

以其務為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將何懼焉樂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公有嬖喪國夫人有祀喪國
○強其文反下註

祀喪國○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

至則姻是外親之總名祀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

是有祀喪也傳言公有姻喪註言夫人有祀喪者下

文樂王黜使宣子墨綬冒經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

祀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

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祀

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祀

孝公之崩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為之也王黜使宣

子墨綬冒經國晉自斃戰還遂常墨綬國
○縷七雷反

冒莫報反經血結反冒經以經冒國墨綬冒經國
○正義曰夫人為其

其首也云縷冒經二者皆墨之國義曰夫人為其

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舄麻經冒經者言二

以經冒其首也案王黜使宣子謂為夫人孝服也二

婦人登以如公國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

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國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
○古喚反守奉公以如固宮○正義曰晉語云范宣

手又反國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

半固故謂范鞅逆魏舒國用王黜計欲強取之則成

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曰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國二三子諸大夫國
○乘繩證反

并註使鞅逆吾子鞅請駮乘持帶國駮乘必持帶備

同國隋隊國遂超乘國跳上獻子車國
○跳他彫

反右撫劍左援帶國劫之國命驅之出僕請國請

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國逆獻子也執其手路

之以曲沃曲沃恐不與已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

犯至其罪○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

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

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

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樂氏之力臣曰督戎

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

負要盟如日○督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

督戎從之險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人

豹自後舉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樂

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

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樂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

音汝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

反注之往反註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槐而覆

同屬之玉反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

○魄音懷覆芳服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樂氏族

反註同樣音歷斷音短樂氏

春次流卷之三十三十六

族○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樂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樂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樂盈子故杜以為樂氏族世族譜樂魴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鋒軍○揮許韋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音仙

之傳擊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擊申鮮虞之子

之傳擊音至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擊申鮮虞之子若傳先

案註云傳擊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葵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率成御義能

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

皮買反狼音左翼曰啓成罷音皮徐音波一音

部遺其居反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

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駝是後軍也

明啓法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肱掖下也肱是在旁

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

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太

前驅音乘車大農倅車屬焉大農大駝法謀帥篇曰太

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肱商子車御

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肱或起業反朝如字一音

直遙反跳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

殿後軍殿都練反註何夏燭庸之越駟乘四人

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乘繩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八 晉世家第二十八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文子陳完之孫須無

武子崔杼也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領君欲弑之以說晉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春秋左傳

卷之五十八

晉世家

音音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音自

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

入孟門孟門太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

行山在河內郡北徐戶郎反一音如字隘於解反

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

反庭音庭本亦作廷壘張武至壘壁正義曰

力軌反壁亦作辟音壁宣十二年傳稱楚旣戰勝

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

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

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成鄆邵取

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

晉邑而守之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

京觀○少詩照反地名下註蓋氏之少立少同觀宮喚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登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晏登齊大夫○勝音升一音中證趙勝至大夫反斃力之反徐音來正義曰昭二

十二年傳曰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

山東故為魏郡廣平以止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偏

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

而實與服虔以東陽為魯邑謬之甚矣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薛非救邢

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

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

賈氏取以為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為得

禮也釋例曰所記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

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為禮也齊桓

次于薛北救邢亦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

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

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下皆同鉏仕居反紇恨發反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

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徐扶滅反乃

止國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國為上賓○飲於場反下皆同吾為

子偽反下註為國既獻國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國酒樽既新復絜潔之○重直恭反樽音尊本亦作尊復扶又反

下非復文復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國臧孫下迎

悼子及旅而召公鉏國獻酬禮畢通行為旅國獻

為旅○正義曰家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

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眾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眾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

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反介眾賓等立於

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

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

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

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

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

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眾賓眾賓飲訖降引樂

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人立於堂下主人獻

笙師訖主人及賓介眾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為

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眾賓是為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

眾賓禮畢也言通行為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眾

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

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

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

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使與之齒國使從庶子之

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國恐公鉏不從季氏以

公鉏為馬正國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慍紆運反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怨也怒也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昌慮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可也○正義曰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

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反非徒貧賤而巳是為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次舍也○朝如字季孫喜使飲已酒而

以具往盡舍旃具燕饗之具○舍音捨故公鉏氏富又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惡烏路反下之惡子之惡我君所惡皆同季孫愛之愛其成

已志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

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駟側雷反點都單反又之廉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曰

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孟氏之御駟○正

曰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註云六駟六閑之駟則駟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

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國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

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國信

力於臧氏矣國正義曰不應得而弗應已卯孟孫卒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國戶側喪主對之應國側國正

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

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

季孫來故立耳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國季

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國馮在且夫子

之命也國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國常志相願

從身之害國疾取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國常志相為

之類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國愈已疾也國夫

生我國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

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鬪伯比也二十六年

年傳夫不惡女乎服虔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

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

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

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不使我葬謂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謂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

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亦反徐甫亦反

藉亦借也謂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下文之隧

同謂正夫隧正謂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

所主知此正夫是隧正也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

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謂當時臧氏兼主掌之除

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謂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從才用反計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謂

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謂魯

南城東門謂魯南城東門○正義曰蓋舊名猶在

此門以初臧宣叔娶子鑄生賈及為而死謂鑄固齊

為便北蛇丘縣所治謂反蛇音移治直吏反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謂又文一反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謂昆弟○正

義曰釋觀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曰同出俱已

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

但子效文語亦呼為姨姨子昆弟即生紇長於公宮

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姜氏愛之故立之謂立為官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大蔡大龜。龜出蔡地，因以為名。大蔡大龜。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曰：紇不

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祧，祖也。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言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及於不祀，言其應有後也。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請為子偽反，下為已請，自為請。賈曰：為先人立後，為其先人下文，遂自為也，皆同。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音智。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二勳，文仲宣叔。二勳，文仲宣叔。二勳，文仲宣叔。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也。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

春秋正義 卷三十一 齊侯 齊侯 齊侯

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

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

首季孫召外史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

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無聽吐

定反適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辭公與季孟於晉服反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純二國之紀犯門斬關

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謂其

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

音基其晉人克欒盈于幽沃蓋殺欒氏之族欒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

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

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

杞殖華遠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

春秋正義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大夫且于隧狹路

○殖市力反華胡化夜入且于反還音旋狹戶夾反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為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祀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為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此亦為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近附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

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祀梁

○祀梁即祀殖也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

侯歸遇祀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

無外事故下猶賤也○廬力居正義曰檀弓云哀

○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黃尚不如祀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

○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弔

○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

○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

○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

○而會子非黃尚者以黃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

○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又微小之臣也

○檀弓因黃尚而說此事云祀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

○而哭之哀則祀梁之妻於時從祀梁柩雖從柩而辭

考考

考考

考考

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齊侯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齊侯自

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

道伐晉之功臧孫聞之見賢通反齊侯絕句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

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

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

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

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

之不可執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

此為難也

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也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

念如在已身也作不至怨也○正義曰服虔云不

惡孟天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

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怨也

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春秋

卷之五 二十七

文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既無傳

既正義曰漢書律

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
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
在望後望則月食交正在望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
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
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
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
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
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
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疑今七月日
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
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註記
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
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

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
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
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
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
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收篆爲隸書則隸
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
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
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齊崔杼帥帥伐莒

大水 **既**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既**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

之也
鍼其廉反咎其
九反惡烏路反
陳鍼子八世孫
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晉甸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

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

○上時掌反
註同治直吏

及
陶唐至以上
正義曰如杜此註陶唐共為

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唯載六名而言不及

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

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為一名

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

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

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復也張晏云堯

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

也堯自唐侯而升為天子既為天子乃治於晉陽故

杜於晉陽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

晉陽言堯為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

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

後猶稱為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
在夏為御龍氏

以陶唐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見賢
○正義曰

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彭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

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

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豕韋氏者杜於彼註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

為豕韋氏者杜於彼註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在

為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杜至杜時正義曰以國為杜伯文不連唐知書杜

之等也。案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

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為

此所創，故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

知成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非劉

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

以為二國，竝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已之

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奉為

劉謂：非自明之筆，豕韋杜不信元體之言，已之遠

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自隱唯賢者裁之。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

戶雅反。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既

及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其是之謂乎？豹聞

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

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任音王。逸

至立言。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為上

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

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

法，博施濟眾，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

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

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

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

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危除難，功

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

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春秋疏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及古闕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佚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佚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雖久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不朽之謂不朽若夫係姓受氏以守宗祊

門○祊布彰 祊廟門○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反註同

謂廟門也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宣寄也音選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德而聞重幣僑也意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貳離也又乃且反賄呼罪反若吾子賴之則晉

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

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音妹沈溺也將焉

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須令名以遠聞焉於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

令德樂樂詩音洛夫音扶下也夫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

濟令名音汝詩云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

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基本也此詩所言

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

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

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

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

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音無而

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思浚

反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

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象有齒以焚其

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焚斃也日債債僵也斃婢世反也正

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宣子說乃

云焚讀曰債債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

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

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說音悅為于偽反下

音成註

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

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

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

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

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

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

使客觀之祭禮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求反閱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

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

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字從楚於

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楚師送

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

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其廉反又其令反如淳音耿奔反阪側畱反又子侯

音基○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

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

春秋

卷之三十四

及古

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

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駱庚百反一音古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人卜

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亦反徐神石反子大叔

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

屏下之大叔游吉○大叔音泰下遐嫁反對曰無有眾寡其上

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問反

○無有至一也○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

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眾寡之異其在我上彼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大叔曰不然

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公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

國○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

樓路口反徐力侯反阜扶又反國○正義曰

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陸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

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丘陵之類

也部婁小阜相傳為然大山有松柏小阜無松柏小

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

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二子在幪坐射犬于外

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二子在幪坐射犬于外

二子張骼輔躒幪帳也○幪於角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

廣車而行○後食音嗣廣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下乘字繩證反註及下皆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踞居慮反轉張戀反註

良反一轉衣裳○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是戰車

本作囊轉衣裳○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是戰車

本火亮所可坐其上明是衣裳耳當是盛衣甲

及古獨

之囊也下云取胃於橐當別近不告而馳之射犬

有小囊盛胃定本作衣裝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橐而胃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謂不告而

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也怯去業反亟曩者至怯也○正義曰曩猶向也

居力反註同向者志入崩敵而馳馳入遇怯而

出非是故不告也○楚子自麻澤遣使遺蔣疆帥師送陳無

一字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為于偽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

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

鳩地浦判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

夫犁力兮反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無辭有庸乃還言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

所以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

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

邾王至城之○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邾邾周

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為邾故

以邾為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

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

城故齊人今歲為王城之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

孫所以賜路葬張本○晉侯燮程鄭使佐下軍代

樂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

反又問問自降下之道○正義曰下註階猶道也

如字問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為卿

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然明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

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感

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大亮

卷之三十一

○夫音扶知音
智覺許觀反
身有罪禍懼奔亡之覺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
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
尚有人道之輒為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
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變幸得
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
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變惑疾而
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
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
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
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 盡二十五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

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音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不

義見入故舍之無讎釋例詳之
國子產至詳之○
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
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讓
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
媚於晉義取亂畧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
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
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國夷儀之諸侯也重丘

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國重直
國夷儀至經
傳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
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
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總取省文之義故此
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

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
復稱公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
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
長歷按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公至自會
國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國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愆

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

國逆之例
國○衍苦
國夷儀至之例○正義曰僖元
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為夷儀故
為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
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又立為例逆
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立
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實氏雖夫人姜氏之入
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

非國逆也於時劉為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為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

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巢牛遏諸樊也為巢牛

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

而赴以名 ○渴於葛 ○吳子至巢卒 ○正義曰諸侯

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

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鄆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為晉于為反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

試君孟公綽魯大夫 ○綽昌若反徐 不在病我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 欲

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

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 ○棠公至

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

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

之臣云吾公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春秋

卷之三

三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

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

列反○別彼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丁公

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

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

兌上困兌徒外反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

困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大過○正義曰坎

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鐘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

為困也巽下兌上為大過象曰大過大者史皆曰吉

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皆二卦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中丁風墮妻不可娶也

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落故曰妻不可娶○墮于敏

反娶亦作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繇直又反蒺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也

為至以動○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為

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坎為至則傷○正義曰

艾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

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

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

其妻失其所歸也○應應對之 易曰至所歸○

易下係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
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遇
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
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辟
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
物所以云名必辱蒺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

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

子述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

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

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

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

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為此困而為之名必辱也六

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崔子曰蒺也何

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安也崔子曰蒺也何

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言棠公已當此凶

作釐力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

為崔子猶自應有冠○疎慙又反 不為至冠乎○

冠易得不足惜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

况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

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

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 ○間間廁之間註同

難乃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

申志反說音悅又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於公宮并註同為于偽及下莒為下註為崔子同

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

三年○且子餘反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方音也歌以命姜○拊反拍音盈

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

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從才用反重直用反別彼列反甲興公

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

者詐稱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

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他命○陪臣干徐云讀曰

音作侯反說文云振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
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詭子須反謀也今傳
本或作詭猶依振音行夜首下孟反下同
○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
將振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振之事扞外役即是干
之義也故先儒相傳皆以干振為行夜說文云振夜
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
為夜行官名也服虔云一曰干扞也振謀也言受崔
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振字或誤從言也
今定本作干振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故
云受崔子命也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
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

官 ○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股音古隊直類反
具求付反鐸待洛反僕力侯反堙音因
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
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
之中股故傳言祝佗父祭於高唐
其事而云又也祝佗父祭於高唐
也 ○佗徒 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說他活反 申蒯侍漁者
弁皮彥反 申蒯侍漁者
○蒯 待漁監取魚之官
○蒯 若怪
反監古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帑宰之妻子
○帑 音奴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
君之義崔氏殺於平陰
驪蔑平陰大夫公外
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

子公反難乃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臣

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

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

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于偽反註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

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

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暱女乙反

且任音壬當也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

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反下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趨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

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於靈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音旋○還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

宮音旋大宮大公廟○相息亮反下曰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歎音旋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

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

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歎所治反又所甲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音旋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復扶又反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音旋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音旋傳言

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聞丘嬰以帷縛其妻而

載之與中音旋而出音旋二子莊公近臣○惟位悲反縛直轉

反乘繩音旋而下之音旋下嬰妻也○惟如字反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體音旋匿藏

也音旋親也音旋其誰納之行及身中將舍音旋

身中狹道○身於檢反又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

一與一誰能懼我音旋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音旋恐失馬也○枕之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身中

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衆得用故不可當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瘞埋之不殯於廟瘞於滯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

喪車之飾諸侯六嬰所喪車至六嬰

喪大記云飾棺若黼嬰二畫嬰二畫嬰二鄭玄云漢

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

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櫬弓曰周人櫛置嬰是也是說

類也禮器云天子八嬰諸侯六嬰大不蹕蹕止行

人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

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乘繩證反註

不蹕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

至降損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

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

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

車者乃是明器塗車勿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

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

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鄭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

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

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

及古

兵者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晉侯濟自泮。泮，關也。○泮，普。會于

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

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

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註同。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

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

代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

言晉讎既死，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

新君服從晉也。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會。孫使所吏反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

器，鐘磬之屬。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

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自六正。三軍之六

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

屬官。○帥所類反。註。五吏至屬官。○正義曰：此

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

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

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

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

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

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

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

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畧言之耳。既以帥為

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

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長

反註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

者○處守手反註處守同皆以男女為賂○正

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杜以上句男女以

賂與杜賂與杜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

自宜退晉侯至宜退○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

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

而劉以為齊弑君之後晉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

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

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

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子止

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

子於齊以質之崔子至五鹿○正義曰衛侯本以

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并堙水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隧音遂徐又徒猥反下同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國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國

欲逃豕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國陳之司馬曰將巡

城國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國賈獲陳大夫載

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國雖

急猶不欲男女無別國別彼列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國欲

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國御魚呂陳侯使司馬桓子國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國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國

喪冠也擁於勇反國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國

纍自囚係以待命國纍類悲反國纍自至待命國

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

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疑為鄭

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子展執繫而見

已亡滅男女非已之有故與此不同國子展執繫而見

見陳侯國繫陽立反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國承

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國子美子產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國數俘所主反註祝

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國祓除也

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

也國祓芳弗國祓除至還也國正義曰周禮女坐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公羊傳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澗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盟 伐齊至同盟。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

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為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弑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為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為政

趙氏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

氏反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屈建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為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為子馮卒在此若敬行其禮道之盟前故服甘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國為二十七年晉楚盟

于宋傳音道○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

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宜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

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

之同姓名邲扶必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疆息桓子

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

遇而退捷在接反駢蒲賢吳人居其間七日居

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慮水雨墊丁念反方言墊隘慮水雨

年註云墊隘慮水雨也於此慮水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為人所禽也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以待我簡師簡師兵駐後

為陳卒子忽反下同陳直我克則速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

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

伐陳同傳音附復扶又反下復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

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潰戶

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

共圍滅舒鳩

○潰戶內反

○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

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

之功而不獻其俘

○數俘而出

不將以歸知其空獻

功不獻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

異於朝服

○戎服

服至朝服○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

玄冠緹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咎虞闕

○闕父舜之後

當周之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闕於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

神明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

○庸用也

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

子滿也

○大音泰配亦作

○庸用至滿也

○正義

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

而封于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

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恪若

○洛反

得至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乃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殺殷之後於宋郊特

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

注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

注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

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蒞祝陳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蒞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別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

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

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

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

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

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

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傲邑不可億。億，度也。逞

盡也。介，音戒。憑，皮冰反。億，於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

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

隨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

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

得勝音衷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

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

也○辟婢亦何故侵小○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反註同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

鄭也子展伐陳此言侵謂且夫天子之地一圻

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列國一同○正義

里此為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自是以衰衰差降

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今大國多數

○衰初危○正義曰中國

反註同七十小國五十里是降差

圻矣者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鄉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王鄉士○數色主反下數甲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

各復舊職音卜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

伯不能誌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

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

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

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

成也足將住反又**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義曰易係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不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為文辭於鄭有榮也**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

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

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數甲兵**閱數之甲午為

治之使具故以庀為治也**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

材以共國用度待洛反計及**鳩數澤**鳩聚也聚

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反燎力召反**鳩聚**鳩聚至之處

處昌慮反**鳩聚**鳩聚至之處

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小澤小澤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數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數為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辨京陵**辨別也

數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也**辨京陵**辨別也

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別彼列

人為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也孫炎曰為之

人所作也則京為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

大為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穀有二陵焉其南陵

及古

示火充

夏后臯之墓也故知別表淳鹵淳鹵塉薄之地表

異輕其賦稅淳鹵音純鹵音魯說文

賈逵云淳鹵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

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

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

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斤鹵生稻梁是鹹薄之地名

為斤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數疆潦疆界

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疆居良反註同賈

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又其兩反潦音老

界至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為疆塉堯堯之地鄭

衆以為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塉

用糞鄭玄云疆塉疆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

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

稅也絲繡讀為疆規儷豬儷豬下溼之地規度

漆註云砂礫之田也

其受水多少儷於建反又一音如字豬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

豬攬弓云有試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

之名既豬謂溼水為豬故為下溼之地規町原防

變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

小頃町今反頃苦類反廣平至頃町正義

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

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為井

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為小頃町也說文云頃田賤處

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

之也謂廣平為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

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牧隰臯

問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芻牧之地○牧州隰臯至之地○正義曰釋地

地窰下名為隰也詩云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

澤之坎是臯為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

牧牛馬於中以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

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

井○衍以善反賈云下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井○衍沃至為井正義曰

九事

音亮註同

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

古蜀

九事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註云山林之地九夫為

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泮而當一井也淳鹵

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為

一井也原隰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

之地九夫為井周禮小司牧云乃經上地而井牧其田

都鄙授民田有不均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

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

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

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校民之限雖九倍與

之何以克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為

九夫之名經傳未有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

治理其賦稅

音亮註同

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

古蜀

多少乃準其所入修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僂緒賦車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籍馬賦車

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賦車兵賦車兵甲士

徒卒步卒賦車兵徒卒賦車兵徒卒賦車兵徒卒賦車

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

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

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

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

數音尹杖直亮反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

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

○輕遣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下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疆居○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

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薦

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

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

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

明名○鷹於陵反鷂之然反徐又居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朝如

農之有畔言其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意今我不能

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禱不得恤其

後也說音悅註同○我躬至我後○正義將可乎

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

其後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或引文者各傳所聞而三有吹易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一人以喻君○解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

奕奕圍棋○正義曰方

奕奕圍棋○正義曰方

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蓋此戲名之曰奕故說文奕

從其言聲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奕秋善奕秋人自以

善奕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奕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為手
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
云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
其何以免乎奕
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

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為因
以在此耳邾音古洽反別彼列反
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略二十五年于十五年頻
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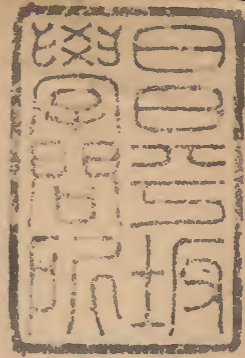
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
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
城邾之歲不
言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

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音類車音居

鍼其
廉反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

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為于偽反跳

專反一
本作轉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為三也丘
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
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廉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
伐麇宣十一年傳云鵬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
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
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
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



若是以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
 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
 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是絕地而高舉也
 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
 之言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字，但已不可辨認。

